



鸟窝 (外一章)

■ 杨博

檐下的燕子带着幼崽飞走了，它们衔草、筑窝、觅食，偷吃我晒在院子里的苞谷，最后只留下一个空窝和几片白云陪我。

我呆坐院中，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，想起去年你离开时，我走了二十里路去寻你，只带回祈愿树上，那根我们一起系上去的红飘带。

后来，我重新收拾了我的窝，把你写的信，放在书架最高层，把那枚草戒指，拿出来，埋进花盆里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绣的香包，我把它挂在檐角的风铃上。

这时，我可以拿出笔，只是不再写你的名字。也可以拿出我的笛子，继续学你谱写的曲子。

一片蓝

那么大的一片蓝，只有几只风筝撑着，云不知去了哪里。偶有鸟雀飞过，把这片蓝看得更清晰。

此刻，我也腾出一片蓝来，在心里等你放飞任何关于我的记忆。你说，回忆在你心里，像一把刀放进刚烤熟的肉里。

一片，一片，一片地分割，没有一滴血水。

我不能眼看着失眠将你摧毁。请你放心，这片蓝，蓝得澄澈，不夹杂一丝赤橙黄绿。

你潮湿的手心已攥不住。放飞吧，空着的手，才能抓住更多值得的东西。

笔架山，横峙向天穹

■ 何贤明

横卧在那里，像一尊青铜的卧佛。

脊背扛着天空的蓝，肩膀抵住西北风的肆虐，额头上那道深壑，是闪电劈出的皱纹和未曾落地的雷声，沉默的每一块岩石都是它绷紧的肌肉，每一条裂隙都是它舒展的筋骨。

肩胛骨那倔强的弧度，被时间凝固，托举着落日与朝霞，雄浑的姿态高于大雕的飞翔。

上帝扔下的笔架，砚台是月亮湖？身体拱起千万石阶，入云的意象，侧锋如兰，横画生钩，让石头发芽，画

笔能否追写头顶的大雕？站立是一种信仰，站多久才能站到岳飞的贺兰山缺？远古的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可在？远古的烽火硝烟还在？

与敖包圪塔凝视贺兰雄风，共同沐浴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饱蘸苍茫，抒写峥嵘岁月。当风从山巅而来，脊梁如一道关隘，锁着山脉的呼吸。

笔架山，架起的不是两支笔，向苍天问不出的问题，让祁连山的雪线矮了三分，让腾格里的沙丘低下一头。

笔架山，不写诗。它本

身就是诗，是西部的断章，写在云上太重，写在天上太轻。选择横亘在大地上，用二千米海拔的高度，压住一部从未装订的天书。

矗立云端，冷眼看世界。豪迈的情怀，构筑一方属于自己的城池，右手护佑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，左手安放塞上江南的平原，不妄自菲薄，把“踏破贺兰山缺”的诗歌放牧成可以吟唱的谣。

在山一侧的归处，读不到它冷酷的叙述。

开花的愿望

■ 艾兰芳

我张开双臂拥抱枸杞树，拥抱我的金豆豆银豆豆。我的生态园到处生机勃勃，由大地发力，太阳判卷，春风和雨水奏鸣，年来又是一个鼓声喧闹，龙腾凤舞，枸杞献瑞的丰收年。

我等待心中的风暴再次掀起巨浪，把我拉回命运的航船，在红枸杞海洋般面前，找到渺小的破碎，双手捧了幸运之珠，含泪咽下自己的情绪，因为我懂得，远处的父老乡亲以温柔的目光驻望着我，我是塞上明珠人家的后代，我不敢泄气，咬牙往光明处走，还携带着已丢失的爱。

我已老去，握在手心里的珠宝不能散去，我弯曲的身体里依然有鸟鸣的音符，依然驻满着开花的愿望。

鲜红的枸杞啊，我的香果果呀甜果果，纵是珍珠海味，谁也偷不走你的正宗风味。

再华丽的字词造句，也拿不走你带给故乡的红运与祝福。带不走你对家乡的丹心一片，带不走你药典里相传千年的密码，带不走你凌云气节，士子风骨香漫沟梁的馥郁，带不走村庄被你染得红辣辣一片，朝暮金晖夕浴霜露的风情。

爱的启悟

■ 靳光明

湖水不再映出你的笑脸，往事如涟漪扩散满脸的忧郁，小船盛满疲惫孤独长满绿苔。挣扎很痛苦也很费力，离开失重的倾斜，上岸吧你一直往前走。

没有想到是你，颤抖与惊奇猛然相撞，你凝视着我，我痴望着你。七彩的阳光下，一群白鸽飞过。

漫长而短暂的目光，带来了橘黄色的浓彩。姣美的笑靥，溅起一片缤纷的惆怅。

我们不是精卫，填不满爱的深渊。

蝶向雪行

■ 耿静

晨曦漫过花海，每一朵都在阳光里舒展着盛放。风踮脚掠过花丛，却触不到云端那缕云的软，唯有光织成的翅膀，轻轻抖落了一滴泪。

为何她要舍下四季如春的城？为何偏要奔赴白雪堆砌的殿堂？

影子贴着地面随她远行，每一寸移动都是对誓言的回应——这是她最浅也最诚的告白。叶片在风里摇晃，始终漾着微笑，像懂她翅尖藏着的倔强，那倔强里，藏着未说出口的、对远方的滚烫向往。于她而言，这场独行从不

是盲从，做自己的主角，才是最体面的闯荡。

皴裂的大地间，草儿仍挺着倔强的胸膛；她翅膀上愈合的伤疤，却在轻声叹着下一刻的离殇。可振翅的力度没减半分，拼尽最后一丝荣光，也要朝着誓言的方向飞翔。

等雪落下时，她便成了最绚烂的花海。不是漫山遍野的盛放，是一只蝶用生命舒展的模样。翅尖沾着雪粒，却亮得胜过千朵花的滚烫，在纯白天地间，夺目明亮。

塞上山水，诗意宁夏——当代宁夏散文诗群简述

■ 荒村(河南)

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在此交汇，贺兰山横亘如铁，黄河水蜿蜒似带。正是这独特的地理环境，才孕育出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一道独特的风景——宁夏散文诗群。

干旱与丰饶、苍凉与秀美的张力之间，诗人们以笔为犁，开掘出一片兼具边塞气韵与江南灵秀的诗意空间。

贺兰山是这群诗人反复吟咏的精神图腾。它既是地理屏障，又是一种美学风格的确证：刚劲、苍茫、沉默如铁。诗人们写贺兰山，写岩画上凝固的先民手印，写山脊线上滚过的风，写山脚下孤独的西夏陵。在这里，山不再是背景，而成为生命意志的隐喻。

与之相对的是黄河灌区的“江南性”。青铜峡、沙湖、鸣翠湖……水网密布的宁夏平原，颠覆了外界对西北的刻板印象。散文诗人们敏锐地捕捉到这种“水灵灵的北国”特质——稻花与芦花齐飞，黄河鲤跃出水面时溅起的金色水滴，折射出不同于江南的、属于北方的湿润。

宁夏散文诗群最鲜明的特质，在于其地理书写的双重性。正是这种“两种自然”的对峙与融合，赋予了宁夏散文诗以独特的美学张力。

宁夏散文诗群深植于“西海固文学”的土壤，其精神底色中沉淀着一种独特的生存经验。西海固曾被联合国认定为“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”之一，恰恰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动人的文学母题。散文诗人们不回避干旱、贫困与生存的艰难，只是他们更着意于书写艰难中的尊严。一碗清水可以映照整个天空，一株沙枣树的倔强生长即生命的宣言。

他们将“苦”提炼为

“韧”，将“贫”升华为“朴”。这种“朴素诗学”，构成了宁夏散文诗群区别于其他地域散文诗的核心辨识度。评论家将其概括为“趋静尚慢、归于本真”——不炫技，不浮华，语言如黄土般质朴，情感如山泉般清冽。

近年来，宁夏散文诗专业委员会以《塞上散文诗》《大武口文艺》《石嘴山日报》《贺兰山》等文学刊物、报纸为载体，为广大散文诗人、散文诗爱好者创建与提供了一批优质发表与传播平台。宁夏散文诗群先后出版了两辑“塞上散文诗丛”，更是展现了宁夏散文诗创作群体的整体实力，是宁夏散文诗创作的一件幸事。

同时，宁夏散文诗专业委员会不断加强外联工作，积极推荐宁夏散文诗人作品，国内外多家报纸、刊物对宁夏散文诗人作品均以小辑或专栏的形式予以重点推介。

多处宁夏散文诗专业委员会会创研基地挂牌成立，为散文诗人、文学爱好者提供采风创作的文创基地，同时，也反哺当地产业及文艺生态，起到了文学助力产业振兴、文学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。

从2024年起，宁夏散文诗专业委员会又创设了“中国贺兰山散文诗奖”，极大地提高了宁夏散文诗的知名度，促进了散文诗创作的专业化发展，对宁夏散文诗的发展新高度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纵观宁夏散文诗群的发展历程以及如今所取得的成绩，标志着宁夏地方散文诗创作正从规模化，向成熟性、爆发式时期迈进。

在生态文学层面，宁夏散文诗构成了一种独特的

“干旱区生态诗学”。这些写于黄河岸边、贺兰山下的文字，提供了一种人与自然“协商共生”而非“征服对抗”的东方智慧。沙湖的候鸟、白芨滩的治沙林、罗山的野生植物——散文诗人们以细腻的笔触记录着生态修复的微观进程，使“诗意宁夏”成为“美丽中国”的一个生动注脚。

宁夏散文诗天然地承载着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叙事。回族的花儿、汉族的社火、西夏的历史传说、丝路的驼铃余韵……这些元素在散文诗中交织共生，呈现出一个美美与共、和而不同的文化图景。诗人们书写的是具体的风物、人事，传递的则是“中华民族一家亲”的情感共鸣。

宁夏散文诗以其鲜明的地域辨识度和稳定的美学品质，确立了在当代汉语散文诗的版图中，不可替代的位置。它既非江南文人式的精致灵秀，也非西部其他地区常见的粗犷豪放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——苍凉中有温润，浑朴中见空灵。

宁夏，这片被定义为“西北”的土地上，有塞上的风沙，更有流淌的黄河水般、绵延不绝的诗心。

宁夏散文诗群的意义，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证明：最艰难的环境中，文学依然是人们安放灵魂的方式。

贺兰山巍然矗立，黄河水日夜奔流。宁夏散文诗人正在用他们的笔，为“塞上山水，诗意宁夏”写下最深沉、最动人的注脚。

这是写给宁夏的情书，也是写给所有在土地上行走之人的精神笔记。